



“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 的时间

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研究

The Time "Being-in-the-World"

A Research o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Theory of Time

潘兆云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在一世界—之中—存在” 的时间

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研究

The Time “Being-in-the-World”

A Research on

Heidegger's phenomen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Kant's Theory of Time

潘兆云 著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的时间：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研究 / 潘兆云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10

ISBN 978-7-5108-7529-8

I. ①在… II. ①潘… III. ①海德格尔 (Heidegger, Martin 1889-1976)—现象学—研究 IV. ①B516. 54
②B8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8) 第235545号

“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的时间： 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研究

作 者	潘兆云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九洲财鑫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6 开
印 张	15. 25
字 数	260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529-8
定 价	48. 00 元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

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

序 言

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的海德格尔，在他的哲思之路上，十分注重与以往的哲学家进行思想上的“对话”。他经常创造性地解读这些哲学家们的作品。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和尼采都曾经以这种方式成为他的“对话者”和“解释对象”。在海德格尔对以往的哲学作品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他对康德的解释无疑在其中占有着一个重要而突出的地位。尤其当我们把目光锁定在从他 1927 年发表《存在与时间》之后到 1930 年做《论真理的本质》的演讲之前的这段时期，情况就更是如此了。在这段时期内，以《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为核心，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进行了大量的解释。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他对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承担了两个任务，一方面是要通过对康德哲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的现象学解释表明，他自己的《存在与时间》从事的是一项存在论研究，而不是致力于打造某种哲学人类学。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就是《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导论”。另一方面是要通过对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为完成《存在与时间》中的未竟计划——解构存在论历史做准备。因此，他以《康德书》为核心而对康德哲学进行的现象学解释，与《存在与时间》之间就形成了“解释学循环”。然而，尽管海德格尔通过《康德书》为完成解构存在论历史的计划做了准备，但却没能催生出更进一步的、更成熟的作品。他的思想反而在发表《康德书》不久之后发生了从前期到后期的“转向”。本文认为，海德格尔思想的这种转向与他对康德哲学的现象学解释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本文致力于解决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在于呈现前期海德格尔以《康德书》为核心而对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时间学说展开的现象学解释的具体思路和步骤；另一方面在于评估他的这种工作对他思想发生转向的影响。

海德格尔把自己在这个阶段中对康德的解释称为现象学的，因此，我们将在第一章中研究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指出他的现象学方法不同于

胡塞尔的现象学方法之处在于，从他 1919—1923 年真正取得哲学突破的早期弗莱堡讲座时期，就已经对胡塞尔的现象学进行了解释学的转换。因此海德格尔的现象学从他哲学的真正“起源”处就已经是一种“解释学的现象学”了，但它实质上和《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进行的生存—存在论分析是一体的。就它作为一种方法而言，海德格尔指出，这种方法包含三个环节：现象学的还原、现象学的建构和现象学的解构。

借助于他的现象学方法，海德格尔将康德哲学，尤其是《纯粹理性批判》看作是一次为形而上学奠基的尝试。在这种意义上，在传统哲学眼中本来是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在海德格尔这里便变成了存在论上的革命。从而，问题便不再是对象怎样符合主体的先天认识形式，而是存在者如何存在的问题。先天综合判断如何可能的问题便变成了存在论知识如何可能的问题。海德格尔指出，在康德哲学那里，之所以有感性和知性、直观和概念之分，主要原因在于人是有限的，人的有限性是存在结构上的有限性。因此人的直观是有限的直观，无法在直观活动中创生作为对象的存在者，人的知识的形成有赖于事先便已存在了的存在者，人需要在与存在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才能让存在者显现。人的直观是一种对前来遭遇的存在者的领受性的直观，知性和概念的作用都仰仗于这种领受性的直观。海德格尔认为，直观和知性是人类知识的二重元素。纯粹直观和纯粹思维便是人类的纯粹知识的二重元素，它们具有本质上的统一性。纯粹直观有两种，即时间和空间，时间在这二者中又具有优先地位。这是我们第二章的研究内容。

然而，进一步地，感性和知性的沟通如何可能呢？海德格尔尤其注重康德《纯粹理性批判》的第一版。在这第一版中，康德指出，感性和知性的沟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在二者之间还有第三种能力，即先验想象力。想象力一方面将感性直观接受的杂多带给知性范畴，另一方面将知性范畴带向感性杂多，从而形成经验现象，先验图型在这个过程中起到了巨大作用。海德格尔抓住了此点，他认为，当康德走到这一步的时候，其实已经踏上了通往《存在与时间》的道路了，并因此是向着他的基始存在论走得最近的一人。在海德格尔的现象学视角中，康德的超越论想象力是感性和知性的共同根柢，它形象（bilden）出了源初的时间。并且它就是这种源初的时间。恰恰是通过这种源初的时间，纯粹综合得以将纯粹直观和纯粹思维“契合”（fuegen）起来。也恰恰是在超越论想象力和纯粹综合的活动中，超越被形象了出来。因此，超越论想象力及其产生的源初的时间就蕴含了巨大的力量。但海德格尔指出，这种力量对于康德来说是陌生的。

于是，超越论想象力在康德面前便成了一道“深渊”，康德在这道深渊前“退缩”了。海德格尔指出，造成康德退缩的，除了超越论想象力和源初的时间让他惊扰不安之外，在康德那里还有一些根本性的、视角上的缺陷，它们共同使他无法向前突破进入现象学的境域。海德格尔指出，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康德哲学的视角缺陷有如下几点：1. 康德始终从笛卡尔哲学的立场上去思考“我”，从而把“我”领会为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实体。而没能从“生存”的角度去理解“我”。2. 康德没有意识到主体的主体性所具有的超越性。在海德格尔看来，超越内在于此在的存在之中。而此在的超越总是向着世界的超越。3. 康德不仅忽略了此在的超越本性，还忽略了世界现象。他没有认识到人的存在是“在一世界一之中一存在”。因此便没能把握到人的存在即此在的生存—存在论建制。4. 与前述三点相关，康德依然从近代哲学的立场上去理解时间，因此便把时间理解成是一种均匀流逝的、前后相继的线性时间，没有认识到本真的时间是“绽出”的。因此，这就决定了康德无法正确地理解超越论的想象力。不过，在海德格尔看来，尽管康德在超越论想象力这道“深渊”面前退缩了。但在他的哲学中依然充分展示出了人类此在的有限性、超越性和时间性。因此，康德始终是向着《存在与时间》走得最近的一人。也恰恰在这种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是《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的导论”。这是我们第三章和第四章的研究内容。

既然海德格尔以《康德书》为核心而对康德哲学的现象学阐释一方面阐明了他的《存在与时间》并不是一种哲学人类学，另一方面阐明了康德哲学是《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导论”，那么，如果我们依循此思路做一番复返，从这一“历史性导论”出发，在康德退缩处向前推进一步，不就可以走向《存在与时间》了吗？因此，本研究第五章就尝试指出从《纯粹理性批判》走向《存在与时间》的具体路径。

然而，海德格尔之所以要去对康德哲学尤其是康德的时间学说进行现象学解释，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来看，阐明它作为《存在与时间》的“历史性导论”是他的一个目的，但他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了完成《存在与时间》中所公告的解构存在论历史的计划，因此他以《康德书》为核心而对康德哲学进行的现象学解释工作毋宁是要为完成《存在与时间》中的未竟计划做准备。更明确地说，他要为完成从时间到存在的思路做准备。然而，他的这种准备工作却并未能催生出更进一步的作品。在《康德书》出版后不久，他的思想却悄悄地发生了转向：不再走从存在到此在，再由此在到时间，最后由时间到存在的道路了，毋宁要思得更为源始些而开始去追思

作为存有 (Seyn) 的本有 (Ereignis) 和存有之真理。我们认为，他思想上的这种转向和他对康德哲学的现象学解释密切相关。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中遇到了两项难题，一个是由作为超越的“让对象化”活动揭示出来的“虚无” (das Nichts) 问题，另一个则是由超越论幻相揭示出来的超越论的非真理的问题。对“无”和“超越论的非真理”的思索，把海德格尔带到了一个陌生的思想领地。随着对它们的深入思考，海德格尔思想便发生了转向。这将是本文在第六章中的研究内容。

就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中对康德哲学的解释最终都是为了走到作为超越论的想象力的源初的时间这里而言，他以《康德书》为核心而对康德哲学进行的现象学解释就都属于对康德的时间理论的广义解释。同时，在海德格尔看来，由于康德本人哲学工作中的不足，没能从生存—存在论上理解主体的主体性，没能把握此在的时间性、有限性和超越性，忽视了世界现象，也没有从绽出的意义上把握时间，所以康德终究没能走到前期海德格尔的哲学那里，因此在海德格尔看来，真正的时间是时间性的到时，而时间性是此在存在的意义，此在存在的基本建制是“在一世界—之中—存在”，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来看，康德对时间的理解如果不是从认识论上着眼，而是从存在论上着眼，并且如果真切地理解了此在的“在一世界—之中—存在”这一根本的生存论建制的话，也就可以走向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了。因此在这种意义上，本研究将标题拟定为《“在一世界—之中—存在”的时间——海德格尔对康德时间学说的现象学解释研究》。

作者

2018年8月12日

目 录

序 言	1
导 论	1
0.1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达沃斯论辩	3
0.1.1 卡西尔的思想背景与新康德主义的衰落	3
0.1.2 海德格尔的思想背景与达沃斯论辩	8
0.2 海德格尔的康德解读概况	14
0.2.1 达沃斯论坛之外的海德格尔、卡西尔与新康德主义	14
0.2.2 海德格尔的哲学突破与《存在与时间》	16
0.2.3 海德格尔的康德解读概况	19
0.3 本研究的问题来源	25
0.3.1 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在其思想中的位置	25
0.3.2 形而上学、基始存在论与存在论题	29
0.3.3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的解释学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	36
0.3.4《存在与时间》与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现象学解释之间的 解释学循环	43
0.4 研究现状	49
第 1 章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与基始存在论视野中的康德哲学	56
1.1 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方法	57
1.1.1《存在与时间》中对“现象学”含义的说明	57
1.1.2 海德格尔对现象学的解释学改造	61
1.1.3 现象学的解释学视域中的胡塞尔现象学	67
1.1.4 现象学方法的三重环节	70
1.2 存在论差异、存在建制与时间性	73

1.2.1 存在与存在者之间的存在论差异	73
1.2.2 此在存在的生存论建制：在—世界—之中—存在	75
1.2.3 此在的生存论建构：操心与时间性	77
1.2.4 时间性、历史性与存在论历史的解构	80
1.3 基始存在论视野中的康德哲学	86
1.3.1 存在论历史的解构与对康德哲学的现象学解释	86
1.3.2 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形而上学奠基	89
1.3.3 康德的超越论题与主体的主体性	91
第2章 存在论视域中的主体性：此在的有限性与存在论知识二要素	98
2.1 人类此在的有限性与有限性直观	100
2.1.1 主体的主体性与人的有限性	100
2.1.2 神的源始的直观与人的派生的直观	103
2.1.3 有限直观的两种类型：经验性的直观与纯直观	105
2.2 现象学视域中的作为纯粹直观形式的时间和空间	108
2.2.1 作为纯直观的空间与时间	108
2.2.2 作为纯粹直观形式的时间与空间	112
2.2.3 时间之于空间具有优先地位	114
2.3 作为存在论知识之二元素的纯粹直观与纯粹思维之本质统一性	117
2.3.1 作为知识的另一组成要素的纯粹思维	117
2.3.2 纯粹思维与纯粹直观在纯粹综合之中的本质统一	118
2.3.3 纯粹综合之可能性的依据——超越论演绎	121
第3章 超越论演绎、图式与时间	125
3.1 超越论演绎与超越之可能性问题	126
3.1.1 海德格尔对康德先验演绎的超越论解读	126
3.1.2 超越论演绎的两条道路以超越论想象力为结构性中点	129
3.1.3 勾连纯粹直观形式与纯粹概念的纯粹图式具有重要地位	133
3.2 成象活动与图像、图式和式—像	136
3.2.1 图像和图式在感性化活动中成象 (bilden)	136
3.2.2 作为成象活动结果之一的图像及其不同类型	138
3.2.3 图像、图式与式—像之间的关系	142
3.2.4 海德格尔现象学视域中的图式与时间	145
第4章 超越论的想象力、时间性与康德的退缩	151

4.1 超越论想象力的核心功能是为形而上学奠基	152
4.1.1 超越论想象力形象出超越	152
4.1.2 超越论想象力是纯粹直观与纯粹思维的“根柢”	154
4.1.3 超越论想象力作为“根柢”的作用	156
4.2 超越论想象力形成源生性的时间	162
4.2.1 超越论想象力产生了作为现在序列的时间	162
4.2.2 三重纯粹综合展示了超越论想象力之为源生性的时间	164
4.2.3 时间与“我思”之间具有本质性的关联	168
4.2.4 康德在超越论想象力这道“深渊”面前退缩了	171
第5章 “在一世界—之中—存在”的时间	176
5.1 海德格尔现象学视角中的康德哲学的不足	180
5.1.1 康德没有从存在论层面追问“我思”	181
5.1.2 康德没有从存在论层面追索“世界”	183
5.1.3 康德没有把握到此在的“超越”是向“在一世界—之中—存在” 的超越	184
5.1.4 康德时间观中的关键性缺陷	185
5.2 从康德的时间学说走向《存在与时间》之路	186
5.2.1 从认识论的“超越”走向存在论的“超越”	187
5.2.2 超越与主体之主体性以及主体之有限性	190
5.2.3 走向此在的超越论建制：在一世界—之中—存在	192
5.2.4 从康德的时间学说走向“在一世界—之中—存在”的时间	197
第6章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现象学解释与他的思想转向之路	201
6.1 海德格尔对康德的现象学解释中的“得”与“失”	203
6.2 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与他的思想转向之路	207
6.2.1 海德格尔在《康德书》中遭遇的困难	207
6.2.2 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之路	211
结 论	219
参考文献	221
后 记	231

导 论

海德格尔，这位 20 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在他终其一生的思想中，都十分注重与以往的哲学家进行“思想上的对话”，这种对话主要表现在他对哲学史上流传下来的哲学作品进行了创造性的解读。他之所以会如此做，主要原因在于他认为哲学是历史性的，他的这一思想从 1919 年在弗莱堡大学的战时补救学期开设的讲座课程“哲学观念与世界观问题”中就展现了出来，中经《存在与时间》中对此在的历史性的分析以及解构存在论历史的设想，直接抵达后期的存在历史思想。按此理解，哲学研究便总要与以往的哲学家和哲学作品进行对话，以求将真正有待思的东西带入思想本身的自发运作之中。以这种方式成为他的“对话者”的哲学家有阿那克西曼德、赫拉克利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谢林、黑格尔以及尼采等人。

在海德格尔对以往的哲学家和他们的哲学作品进行解释的过程中，他对康德的解释无疑在其中占有着一个重要而突出的位置，尤其是当我们把目光集中于 1927 年他出版《存在与时间》之后到 1930 年发表《论真理的本质》的公开演讲^①之前的这段时间的话，康德解释在他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和意义便越发地明显了。这是为何呢？

众所周知，海德格尔在发表《存在与时间》之前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并没有发表大部头的著作，甚至公开出版的有影响力的论文也不多，然而

① 海德格尔在 1930 年秋天，于不来梅首次作了《论真理的本质》的公开演讲，之后又多次做了同名演讲。但《论真理的本质》作为出版物正式发表却是在 1943 年。参见海德格尔著，孙周兴译，《路标》，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565 页。（在文本中第一次出现的引用文献会标示出该书完整的出版信息，当该书再次出现时则只标作者、书名和引用页码，特此说明。）

却仅凭授课内容便声誉在外,有了哲学王国“隐秘的国王”的称号^①。直到1927年出版《存在与时间》之后才终于真正地为自己正了名,将这项“王冠”扶正。然而,他出版的《存在与时间》与他公布的计划比起来,不过只完成了三分之一而已。但即使是这样,他的《存在与时间》依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不过,就在大家正翘首以盼他能将计划中的《存在与时间》出齐的时候,他却没这么做,而是在参加完达沃斯论坛之后,出版了《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②,亦即他的《康德书》^③。如果仅从表面现象来看,《康德书》与他的《存在与时间》中的计划似乎没什么必然的关联。然而,情况果真如此吗?海德格尔为什么要在出版《存在与时间》之后去解释康德,为什么要出版《康德书》?而在出版完《康德书》之后不久的1930年,以演讲《论真理的本质》的发布为标志,海德格尔的思想转向了后期。那么,海德格尔对康德哲学的解释与他本人思想的转向有关联吗?如果有关联,这又是一种怎样的关联?这些问题就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为了更清楚地展现我们的问题来源和研究主题,我们不妨首先跟随海德格尔去往达沃斯论坛,看一看在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① 关于早期海德格尔作为“隐秘国王的传闻”(the rumor of the hidden King),见阿伦特为海德格尔80寿辰而写的庆贺文章《马丁·海德格尔80岁了》, Hannah Arendt, "Martin Heidegger at Eighty", Michael Murray ed, *Heidegger and Modern Philosoph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8, p.293; 中文版见汉娜·阿伦特,《马丁·海德格尔80岁了》,载于(德)贡特·奈斯克、埃米尔·克特琳编著,陈春文译,《回答——马丁·海德格尔说话了》,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凤凰传媒出版集团),2005年,第197页; John van Buren 更是以《青年海德格尔——隐秘国王的传闻》为题写了一本关于海德格尔思想发展的著作。John van Buren, *The Young Heidegger ——Rumor of the Hidden King*, Blooming and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② 关于海德格尔的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一书,王庆节教授将其书名翻译成“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我们认为,这种考虑有着充分的理由,因为德语中的 Problem 和英文中的 problem 都指很难解决或者说很难找到唯一答案的“问题”,就“形而上学”探讨的是没有确定的、唯一的答案的终极问题这种意义上而言,将 Problem 翻译成“疑难”是有道理的。同时,更为关键的是海德格尔在此书中将形而上学本身作为一个难题,探讨其可能性的依据,所以本文采取此译,而并未选取“康德与形而上学问题”这一之前在汉语学术界流传甚广的译法。

③ 《康德书》(*Kantbuch*) 这种提法来自海德格尔本人。参见, 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Frankfurt am Main, Vittorio Klostermann, 1998. Vorwort zur vierten Auflage (第四版序言)。本文接下来也会用《康德书》来指代他的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特此说明。

0.1 海德格尔与卡西尔的达沃斯论辩

1929年3月17日至4月6日，海德格尔在瑞士的达沃斯参加了一门由瑞士、法国和德国政府共同资助的国际高校周活动——达沃斯论坛，并在这个活动中与德国当时著名的康德专家卡西尔共同主持了一门共七讲的研讨课，其中前六讲由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各讲三讲，卡西尔的三场报告分别处理的问题是空间、语言和死亡，而海德格尔的三场报告的主题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与形而上学的一次奠基任务”。最后一讲则由海德格尔和卡西尔围绕康德哲学进行辩论，这就是著名的“达沃斯论辩”^①。此外，卡西尔还专门讲了一堂名叫“舍勒哲学中的精神与生命”的课。

0.1.1 卡西尔的思想背景与新康德主义的衰落

卡西尔是著名的康德专家，出身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是十卷本的康德全集的主编，在1918年出版了颇有影响的《康德的生平与著作》一书，在1923年和1925年出版了《符号形式的哲学》的前两卷，在1929

① 关于达沃斯论坛的一般情况，参见：（德）安东尼娅·格鲁嫩贝格著，陈春文译，《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 and 思的故事》，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5—136页；（美）迈克尔·弗里德曼著，张卜天译、南星校，《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5页；（德）吕迪格尔·萨福兰斯基著，靳希平译，《海德格尔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251—257页；孙冠臣，《海德格尔的康德解释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40—244页。M.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Vittorio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8, XV；海德格尔著，王庆节译，《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四版序言；Peter E. Gordon, *Continental Divide — Heidegger, Cassirer, Davo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年也就是参加达沃斯高校周活动的同年出版了这本书的第三卷^①。虽然在参加达沃斯论坛时卡西尔已从新康德主义的背景中脱身出来，正在致力于构建一种符号—文化哲学，但我们仍不妨将其看作新康德主义对康德哲学的阐释进路的代表，虽然他自己并不认同“新康德主义”这个概念的提法，他也不认同人们把他归入一个学派性的新康德主义阵营的看法。为了避免人们对他的误解，他在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论辩开篇伊始就对“新康德主义”这个概念提出了质疑，给出了自己的看法：“人们不可对‘新康德主义’这一概念进行实质上的规定，而应该对它进行功能上的规定。它所涉及的并不是一种教条式的学说体系的哲学流派，而是一个提出问题的方向。”^②

虽然卡西尔本人对“新康德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但在当时的哲学圈子中，人们依然把卡西尔看作是新康德主义的代表。卡西尔本人对派系性的标签化的抗议在人们看来不过代表了新康德主义阵营内部对自己的哲学目标、方法和路径的不同看法而已，就有如新康德主义区分为以柯亨与那托普为代表的马堡学派和以文德尔班与李凯尔特为代表的西南—巴登学派一样。卡西尔虽然出身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但他20年代的工作已经超越了新康德主义的视界，即使退一步在新康德主义阈限内来看的话，他的工作也与马堡学派的柯亨等人的工作产生了巨大的不同、拉开了距离。

如果根据弗里德曼教授援引的 Krois 的研究成果来看，这两位教授甚至都认为“符号形式的哲学代表着（卡西尔）与马堡学派新康德主义的至

① 卡西尔（1874—1945），曾在柏林大学跟随著名的文化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1858—1918）学习，并在齐美尔的推荐下阅读了新康德主义尤其是马堡学派的柯亨的作品，后进入马堡大学跟随柯亨学习。1899年取得博士学位后于1903年回到柏林大学，1906、1907、1920、1940年出版《近代哲学和科学中的认识问题》的一、二、三、四卷，1906年获得柏林大学无薪讲师的教职。1918年出版《康德的生平与著作》，这也是他主编的十卷本康德著作全集的导论。1919年成为汉堡大学教授。1923年出版《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一卷，主要讨论语言，1925年出版《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二卷，主要讨论神话思想，1929年出版《符号形式的哲学》第三卷，主要讨论知识现象学。1930年任汉堡大学校长。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海外，于1945年客死美国。卡西尔的主要作品还有《神话思维的概念形式》（1922）、《启蒙运动的哲学》（1932）、《文化科学的逻辑》（1942）、《人论》（1944）、《符号·神话·文化》（1935—1945年的论文集，1979年出版）等。参见：（美）迈克尔·弗里德曼，《分道而行：卡尔纳普、卡西尔和海德格尔》，第80—82页；（德）卡西尔著，甘阳译，《人论》，北京：西苑出版社，2003，译序，第1页；（德）卡西尔著，关子尹译，《人文科学的逻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译序，第1页。

② M.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S.274.;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第262页。

关重要的决裂”。^①海德格尔本人也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但他对卡西尔的工作的看法与弗里德曼和 Krois 比起来更偏向于保守一些，他不认为卡西尔的符号哲学与新康德主义马堡学派的工作是全然断裂的，在 1927 年《马堡菲利普大学 1527—1927》所收录的《自 1866 年以来的哲学教席的历史》（*Zur Geschichte des philosophischen Lehrstuhles seit 1866*）（马堡大学）一文中，海德格尔明确地将卡西尔（连同哈特曼）的工作看作是“马堡学派”的发展和更新。不过，他也明确地点出了卡西尔的独到之处是在“当 A·高蓝特（A.Goerland，汉堡大学教授）和 W·金克尔（W.Kinkel，吉森大学教授）主要还是坚守那些由柯亨确立下来的立场时，卡西尔多年来一直力求在新康德主义的提问基础上，筹划一种一般的‘文化哲学’”。^②海德格尔的这种看法代表了当时哲学界对卡西尔的一般认识。

在 20 世纪 20 年代，新康德主义学派^③的创始人们、西南—巴登学派的文德尔班（1848—1915）和马堡学派的柯亨（1842—1918）都已经去世了。新康德主义的第二代代表人物那托普（1854—1924）于 1922 年退休，李凯尔特（1863—1936）也在 1916 年因继承文德尔班的教席之故转去海德堡大学，他自己在弗莱堡大学的哲学教席则由胡塞尔接替。随着胡塞尔的到来，弗莱堡大学迅速地接替了哥廷根大学而变成了现象学运动的中心之一，与之同步的是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式微。西南学派只留下年迈的李凯尔特在海德堡大学苦苦支撑。^④随着一战的爆发，残酷的战争经验和非正常的生活经验促进了尼采、叔本华和克尔凯郭尔等人的非理性哲学的传播，雅斯贝尔斯的生存哲学在这时也崭露头角，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

① 弗里德曼，《分道而行——马尔库塞、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第 91 页。

② 海德格尔，《康德与形而上学疑难》，附录 VI，第 296 页；M.Heidegger, *Kant und das Problem der Metaphysik*, S.309。

③ 李普曼（Otto Liebmann, 1840—1912）和朗格（Friedrich Albert Lange, 1828—1875）是新康德主义的先驱，正是前者在面对新黑格尔主义的回潮，在面对科学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克尔凯郭尔—叔本华的唯意志主义哲学盛行的局面和情况下，在《康德及其模仿者》中提出了“回到康德去”（Zurueck zu Kant）的口号。朗格的主要代表作为《唯物主义史》。

④ 当李凯尔特转到海德堡大学的时候，在海德堡任教的还有马克思·舍勒，格奥尔格·齐美尔，恩斯特·布洛赫和格奥尔格·卢卡奇。马克思·韦伯也在这里教书。正是在韦伯的帮助和支持下，出身于医学专业的雅斯贝尔斯 1913 年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心理学专业获得了大学任教资格。但雅斯贝尔斯要转进哲学领域的尝试受到了李凯尔特不遗余力的反对和阻挠，但纵然如此，雅斯贝尔斯还是在 1922 年获得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第二把交椅。相关情况参见格鲁嫩贝格，《阿伦特与海德格尔——爱与思的故事》，第 10—16 页。由此可见，李凯尔特转去海德堡大学后，他的新康德主义在哲学系范围内也面临着来自各位哲学家的强力挑战。

学说开始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以狄尔泰^①、奥伊肯和法国的柏格森为代表的生命哲学思潮也迅速流行起来。以胡塞尔、马克思·舍勒等人为代表的现象学运动^②的影响同期也日益壮大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吸引了大批学生的兴趣。而与此同时，新康德主义西南学派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李凯尔



① 虽然狄尔泰（1833—1911）一生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 19 世纪，但就他的哲学和思想而言，无疑更符合 20 世纪的时代精神，在这种意义上，狄尔泰是一位 20 世纪的哲学家。

② 1900—1901 年胡塞尔出版了两卷本的《逻辑研究》，一方面终结了当时哲学界中盛行的心理主义。另一方面开创了现象学运动。“现象学运动”这个词最初来自于慕尼黑大学的多贝尔特（Johannes Daubert）。在《逻辑研究》出版后，多贝尔特在 1902 年骑着自行车从慕尼黑来到哥廷根和胡塞尔长谈 12 个小时，之后就成了现象学的捍卫者和传播者，他的学习小组用“现象学运动”作为描述自己小组的活动的词。舍勒也在 1901 年与胡塞尔有了第一次接触，这样现象学作为一个哲学运动就登上了哲学舞台，分别以胡塞尔为核心形成了哥廷根现象学小组和以马克思·舍勒与普凡德尔（Alexander Pfander）为核心形成了慕尼黑现象学小组。1913 年胡塞尔与普凡德尔、舍勒、盖格（Moritz Geiger）和莱纳赫（Adolf Reinach）一起创办了《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1916 年胡塞尔来到弗莱堡大学，从此弗莱堡大学成为了现象学运动的中心，1918—1919 年创办了弗莱堡现象学协会。爱迪·斯泰因（1916）、海德格尔（1919）、兰德格雷贝（1923—1930）、欧根·芬克（1928）先后成为了胡塞尔的学术助手。在弗莱堡大学工作期间，从 1916 年开始到 20 年代末他退休，有一大批人跟随胡塞尔学习过，比如勒维特、英伽登（Roman Ingarden）、古尔维奇（Aron Gurwitsch）、莱纳赫（Hans Reinach）、马尔库塞夫妇、霍克海默、汉斯·约纳斯、伊曼努尔·列维纳斯等人。因此现象学运动的兴起在某种意义上也加速了新康德主义弗莱堡学派的衰落。